

非常经典

在战争中进行着人才的精选，在
革命中进行着“人的最巨大的改造”。

毁灭



〔前苏联〕法捷耶夫

CLASSIC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

非常经典

毁灭

(前苏联)法捷耶夫 著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非常经典/张兴主编. —喀什: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;乌鲁木齐:新疆青少年出版社, 2006

ISBN 7-5373-1405-5

I. 非... II. 张... III. 文学—作品—世界—青少年读物 IV. I1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01920 号

非常经典

毁灭

(前苏联)法捷耶夫 著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出版
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

(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:830001)

北京市朝教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mm×1168mm 32 开

印张:2000 字数:20000 千

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3000

ISBN 7-5373-1405-5 总定价:5160.00 元(共 200 册)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

前言

铭刻岁月的灿烂，绽放思想的力量。采撷智慧的点滴，汇聚灵感的微妙。经典闪烁永恒的光辉，名著恪守信仰的魅力。名著带我们穿梭时空的隧道，追寻先贤的足迹，触击他们内心深处迸发的精神火花。尽情品味世界文坛浓郁的墨香，彻底释放世界名著永恒的青春，让我们在高于单纯的情感层面的灵魂世界，凝聚来自生命质地的坚韧、唯美、神奇和信念。感受世界名著的原汁原味，就在我们与您相伴的名著之旅。

在这套《非常经典》丛书中，共收录了近 50 位国外作家的百余部作品，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时代的主题。会聚本套丛书的文学巨匠有莎士比亚、托马斯·哈代、查尔斯·狄更斯、雨果、儒勒·凡尔纳、巴尔扎克、莫泊桑、列夫·托尔斯泰、契诃夫、马克·吐温、海明威、泰戈尔、卡夫卡等等。大师们将文字编织起来的生活面貌、社会风貌、宇宙神秘，一一展现。我们透过今天的眼光去看当时的人、事、物以及存在着的万物时，看到的不是一种时代的距离感和空间的超越感，而恰恰是一种生命的责任感和参与感。对于人本身而言，我们所创造的奇迹和所犯下的罪孽，历史记载着，而我们怎样更好的共存，历史继续着。名著承载着历史和文学的双重效应，所以我们不仅仅要把名著作为一种精神升华，更重要

的是真实的思考与诚实的付出。相信青少年朋友们在体验名著的震撼时,一定能将人生的定义更好的诠释,并为自己的人格塑造和完善找到良师。

由于时间仓促加之编者水平有限,不足之处,敬请读者批评和指正。

编 者

作者簡介



亚历山德罗维奇·法捷耶夫(1901—1956),前苏联时期具有重要影响的作家之一。1901年12月24日,法捷耶夫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。父亲曾参加过革命活动。1912至1919年在海参崴商业学校学习时,接近布尔什维克并参加革命活动。191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。1919

年至1921年在远东参加红军游击队，出席苏联共产党第10次代表大会，见到了列宁。大会期间参加镇压喀朗施培德反革命叛乱负伤。同年秋入莫斯科矿业学院学习。1924年后受苏联共产党派遣，先后在库班、罗斯托夫、莫斯科担任工作。从1927年起，法捷耶夫一直在莫斯科专门从事文学运动，担任“拉普”（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）、全苏作协领导工作，1956年自杀。

法捷耶夫的早期作品小说《泛滥》（1922）、《逆流》（1924）和长篇小说《毁灭》（1927），是他亲身参加革命斗争实践的产物。它们都以国内战争为题材，以苏联共产党员的战斗生活为主要描写对象。鲁迅于1931年将《毁灭》译成中文出版。

1945年，法捷耶夫创作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长篇小说《青年近卫军》，这部小说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技巧，都堪称是战后苏联文学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。小说通过克拉斯顿诺共青团地下组织“青年近卫军”同德国侵略者英勇斗争的故事，歌颂了苏联人民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，塑造了性格各异、栩栩如生的青年英雄形象。

目 录

1	莫罗兹卡	1
2	密契克	13
3	第六种感觉	26
4	孤独	37
5	庄稼人与矿工	46
6	莱奋生	67
7	对头	83
8	第一步	98
9	密契克在部队里	118
10	溃灭的开始	136
11	苦难	156
12	路途	176

13	包袱	200
14	麦杰里察的侦察	223
15	三个死	245
16	沼泽	273
17	十九人	295

1 莫罗兹卡

莱奋生走下台阶，到了院子里，他那把刀鞘撞瘪了的日本军刀在阶登上碰得锵锵作响。田野里飘来一阵阵荞麦蜜的气息。头顶上，七月的太阳在炎热的、浅粉红色泡沫似的云朵里缓缓浮动。

传令兵莫罗兹卡在摊开的苫布上晒燕麦，一面用鞭子轰赶一群可恶的珠鸡。

“把这个送到沙尔狄巴的部队里去。”莱奋生把一件公文交给他，说。“告诉他……不，不用了，里面都写了。”

莫罗兹卡不大高兴，他把头一扭，轻轻地抽着鞭子。他不愿意去。他讨厌这些枯燥乏味的出差和没有人需要的公文，他最讨厌的是莱奋生的那双与众不同的眼睛。这双又大又深的眼睛像湖水，把莫罗兹卡连人带靴子统



毁灭

天

统吸了进去，并且在他身上看到许多连莫罗兹卡自己恐怕也未必意识到的东西。

“坏蛋。”传令兵心里想，一面眨巴着眼睛，好像受了委屈似的。

“你干嘛站着不动？”莱奋生发火了。

“你这是怎么回事，队长同志，不论到哪儿去，一开口就是莫罗兹卡。好像除了我队里就没有别人了……”

莫罗兹卡故意称他“队长同志”，好显得正式些，平时他只叫他的姓。

“那么是要我自己去吗，啊？”莱奋生挖苦地问。

“干嘛要你自己去？有的是人……”

莱奋生觉得这种人实在不可理喻，只好态度坚决地把公文往衣袋里一塞。

“去把枪交还给军需主任。”他口气极其平静地说，“交了枪，你爱上哪儿就上哪儿。我这儿不需要捣蛋鬼……”

河上吹来的和风拂乱了莫罗兹卡的不听话的头发。

在仓库旁边焦干的苦艾丛里，不知疲倦的纺织娘好像在

捶打着炽热的空气。

“别急嘛，”莫罗兹卡绷着脸说，“把信给我。”

他把信往怀里揣的时候，与其说是对莱奋生，还不如说是自言自语地解释说：

“叫我离队，绝对办不到，把枪交出去那更不行。”他把满是尘土的军帽推到后脑上，说到末了，声音忽然变得高兴和响亮起来：“我们来干这个，可不是为了你那双漂亮眼睛，我的朋友莱奋生！……我照矿工说话那样干脆地对你说吧！……”

“这才像话呀，”队长笑了起来，“可是起初你硬是不肯去……笨蛋！”

莫罗兹卡掀着莱奋生的一个纽扣把他拉过来，压低嗓门，好像谈什么秘密似地说：

“我啊，刚要到医院去找瓦留哈^①，什么都准备好了，可你偏偏要送公文。所以，你自己才是笨蛋呢……”

他调皮地眨了眨一只绿褐色的眼睛，扑哧一笑，直到

^① 莫罗兹卡的妻子瓦丽亚的小名。——译者注。



现在，只要一提到妻子，他的笑声里就会流露出猥亵的音调，像是年深日久的霉斑又显现出来一样。

毁灭

“季莫沙！”莱奋生朝着台阶上一个没精打采的小伙子叫了一声。“你去看看燕麦，莫罗兹卡要出去。”

天

在马厩旁边，爆破手冈恰连柯骑在一只倒扣着的马槽上，修补皮驮袋。他的光脑袋晒得黑红，脸色好像打火石，深色的胡子像毛毡似的紧粘在一块。他低着头在缝驮袋，他用起针来好像在挥动草耙，有力的肩胛骨在粗麻布衣服下面磨盘似的转动着。

“你怎么，又要出去啦？”爆破手问道。

“正是，爆破手老人家！……”

莫罗兹卡挺身立正，举起手来随便贴近什么地方一放，敬了个礼。

“稍息。”冈恰连柯宽容他说。“从前我也是像你这么愣。派你出去干什么？”

“屁事，队长叫我去活动活动。他说，不然你会在这儿生出一群娃娃啦。”

“傻瓜……”爆破手正用牙齿咬断麻线，说话发音不

清。“苏昌的贫嘴。”

莫罗兹卡从棚子里牵出马来。那匹鬃毛很长的小公马，警觉地两耳直竖。它长得结实，毛很长，跑得快，样子像主人；也有那么一对绿褐色的发亮的眼睛，也那么矮小敦实，罗圈脚，也有些愣，但又调皮，爱捣乱。

“米什卡……唔，唔……你这个魔鬼啊……”莫罗兹卡边拉紧马肚带，一边爱怜地唠叨着。“米什卡……唔——唔……上帝的小畜生……”

“要论你们俩的脑袋谁的管用的话，”爆破手一本正经地说，“你就不该骑米什卡，倒是应该让米什卡骑你，那才是正理。”

莫罗兹卡上了马，快步跑出牧场。

紧挨着河边有一条野草丛生的村路。对岸伸展着一片浴着阳光的荞麦田和小麦田。锡霍特—阿林山脉的蔚蓝色寒仿佛在温暖的水汽中颤动。

莫罗兹卡是第二代的矿工。他爷爷——一个受他自己的上帝和众人欺侮的苏昌老大爷——还是种地的；到他爹手里就用煤代替了黑土。



莫罗兹卡出生在二号矿井附近一座昏暗的木头房子，那时嘶哑的早班汽笛正在呜呜地响着。

“男孩？……”矿上的医生从小屋里走出来，告诉做父亲的，生下来的不是别的，是个儿子，做父亲的重又问了遍。

“那就是第四个啦……”父亲用无可奈何的口吻计算。“这个日子可快活啦……”

说完之后，他就套上满是煤灰的防雨布上装，上工了。

到了十二岁，莫罗兹卡已经习惯了听到汽笛就起床，学了推土斗车，说些无聊的、多半是骂人的粗活，喝烧酒。苏昌矿场的小酒店并不比井架少。

离矿井大约一百来俄丈的地方，是山沟的尽头，丘陵地带的起点。长着一层苔藓，木质坚实的云杉，从这里森严地俯视这个村镇。每逢灰蒙蒙的有雾的早晨，原始森林里的马鹿便拼命叫唤，想超汽笛的声音。装煤的平车，顺着绵延不断的轨道日复一日地穿过山岭之间苍绿的缝隙，越过陡峭的山隘，向康沟子车站爬去。山脊上涂着黑

油的绞盘卷着溜滑的缆索，由于经常的紧张而抖动。在山隘脚下芬芳的针叶林里，随随便便造了几所砖屋，有人在那里不知为谁干活，有几个“杜鹃”^①鸣着音调不同的汽笛，还有电力起重机在嗡嗡地响着。

生活的确是很快活。

在这种生活里，莫罗兹卡没有去寻找新的大道，而是走着前人走过的稳妥的小路。后来，他买了一件充缎子的衬衫和一双喇叭口的小牛皮靴，逢年过节就去山村里游逛。跟那里的年轻人一块拉手风琴，跟小伙子们打架，唱黄色小调，“带坏”乡下的姑娘。

在归途中，“矿上的人”常到瓜田里去偷西瓜和圆滚滚的牟罗玛黄瓜，跳到水流湍急的溪涧里洗澡。他们的快活而响亮的声音惊动了原始森林，惹得一弯残月从山岩后面艳羡地窥望。河上飘动着温暖的夜的湿气。后来，莫罗兹卡被关进散发出霉味、包脚布臭味和臭虫气味的警察署。这事发生在四月罢工的高潮期间，那时候，浑

① 一种小型机车，因为汽笛声像杜鹃啼声而得名。——译者注。



浊得像矿下瞎马的眼泪似的地下水，日以继夜地顺着井眼滴出来，谁也不去抽它。

他坐牢倒不是因为他干了什么了不起的英雄事迹，而只是因为他喜欢信口开河。他们想吓唬吓唬他，希望能从他嘴里探听出带头罢工的人。莫罗兹卡跟蚂蚁河上一批私酒贩子一同关在一个臭气熏人的牢房里，对他们讲了无数淫猥的故事，却没有泄露罢工领袖们的名字。

后来，他上了前线——被编进骑兵队。他在那里，像所有的骑兵一样，学会了瞧不起“步行的马”^①，他六次挂彩，两次被震伤，在革命前就完全被免了兵役。

回家之后，他连续狂饮了大约两个星期，后来跟矿上一号井的一个善良而放荡的、不会生育的推车女工结了婚。他做事向来不加考虑，在他看起来，生活是简单的，毫无奥妙，就像苏昌瓜田里滚圆的牟罗马黄瓜一样。

也许是因为这样，一九一八年他带着老婆一起保卫苏维埃去了。

^① 指步兵。——译者注。